

韩国单人家庭激增的原因分析

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晓玲

近日,韩国统计厅发布了《未来家庭特别预测(2017年至2047年)》。以2017年的统计结果为依据,统计厅推测2019年韩国“单人家庭”占比达到29.8%,首次超过“核心家庭”(占比为29.6%)。这一预测认为2047年“单人家庭”占比将达到37.3%。韩国家庭这一变化带来了巨大冲击,因为这一变化进展之迅速出乎意料,也因为这种变化与其社会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形成极大反差。儒家文化是韩国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男性为中心的“祖先崇拜”“家族延续”“孝亲爱子”等家庭观念影响韩国人上千年。目前韩国仍然较普遍地保留了宗亲文化、祭祀文化,也尤其强调“孝道”。“单人家庭”成为主流,说明传统文化在家庭组织中的约束力荡然无存。

什么原因使得“单人家庭”激增?具体来看,目前韩国“单人家庭”户主的年龄段分布非常均匀,39岁以下占34.7%,40~59岁占31.6%,60岁以上占33.7%。统计厅研究人员认为青年“单人家庭”增多、中年“单人家庭”增多,除了“晚婚”“不婚”以外,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,夫妻因为工作、学习原因而两地分居的现象也在增多;而老年“单人家庭”增多则与人口老龄化以及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有关,“黄昏离婚”现象也有所增长。在这些原因中,对韩国家庭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“晚婚”“不婚”以及“晚育”“不育”趋势。而导致这些趋势出现的最根本原因,在经济领域里表现为“经济低增长下的两极分化”“青年世代的生活困境”,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表现为“阶层身份由上升转为下降”,在文化心态里则表现为一系列的“后现代转向”,例如“后物质”“低欲望”等等。

韩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实现了工业化,1994年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,韩国社会随之经历了一个普遍增长的时代。这种增长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,也包括人口、学历水平、中产层规模、消费欲望。1997年,韩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,高速增长从此停止。韩国通过在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很快摆脱了金融危机,但由经济危机转化而来的社会危机却存在至今,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而不断加深。进入21世纪以来,“青年失业”与“雇佣不稳定”成为韩国社会问题的核心。

韩国的80后和90后们生长于物质较为丰富的环境中,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学历水平,但在经济发展减速、产业升级、全球化竞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,他们经历了更加严酷的学业竞争,走出校门后遭遇“就业寒冬”,即便就业也大多成为短期雇佣合同工。面临社会阶层下降,他们的挫折感非常强烈。如今韩国年轻人的生活形态较以往发生了重大改变,有人常年准备公务员或者某些特定职业的资格证考试,有人陷入“职业迷茫”,有人因为失望而选择“封闭自我”。大部分人年轻人成为“零工族”,因为收入低被称作“88万韩元世代”乃至“三抛弃世代”。88万韩元在韩国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,面对需要偿还的学费贷款、高企的房价,年轻人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如果把求学、就业、结婚、生子看作工业化之后“正常”的人生轨迹,那么2000年以来韩国年轻人的“生活脱轨”现象愈演愈烈。

为了缓和低生育率及其引发的人口危机,从2006年开始,韩国制定并实施了3个“关于低出生率、老龄化问题的社会5年基本计划”,在过去10年时间里共投入111.11万亿韩元(约合840亿美元)用于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。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0.98这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低水平。以现在的出生率水平,韩国统计厅预测韩国人口总量将在2028年达到最高点,此后韩国将进入全面萎缩时代。要缓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,单纯鼓励生育政策显然不够,需要从根本上提

升年轻人的幸福感，其关键是改善雇佣环境。而在经济低增长、财阀垄断、中小企业生存困难、出口经济与国内经济两极分化的结构下，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。2000年以来，“经济民主化改革”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共识，历届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出台了相应政策，但年轻人就业难、收入两极分化等现象始终未见起色。

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中，儒家家庭文化对于维持传统家庭的作用消失了。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，儒家文化曾经发挥过促进作用。工业化初期，韩国政府以民族主义的叙事方式鼓励韩国人忍耐、牺牲、勤奋，提倡“出口即爱国”。韩国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忍受高强度工作，女性尤其牺牲自我，将通过简单劳动赚取的收入用来资助家庭中男性延长学业，促进了韩国的资源集中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，为了迎合产业升级和全球化浪潮，韩国家庭将大量财富投入子女教育。1997年金融危机后，韩国家庭进一步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，同时女性也更多地走向就业市场。但她们面对的是更加严酷的就业环境、同时承担家庭与工作的重担、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文化，同时被男性看作竞争加剧的又一原因而遭到敌视。“1982年生的金智英”之所以成为韩国热门的社会话题，就是出于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。今天，韩国家庭尤其女性牺牲自我以成就家庭、牺牲当前以追求未来的热情在渐渐冷却。更多的女性不愿持续既有的生活形态，男性也不愿承担家庭责任，他们面对家庭生活选择了单身，面对物质世界则选择更少的占有和更少的生产，韩国社会完全呈现后现代模式。

近来，笔者发现韩国虽然依然面临着“贸易战”“朝核问题”等诸多危机，但年轻人厌倦于关注这些问题，他们不愿讨论未来，对物质追求无精打采，他们寻求不以“获得”为幸福的幸福，更多地关注自我，从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满足。这种文化心理恐怕预示着韩国在2000年以后，在经历了近20年不尽如人意的社会调整后，即将步入一个萎缩时代，而出生率降低、单人家庭比例激增是一个重要的外在信号。